

灵马“诗欢”·1958

□ 苏长仙(壮族)

1958年,我们壮族民间文学采风队第一站是都安“红水河文化区”,第二站是以武鸣县为中心的“大明山文化区”,这里也是民歌的富矿区。

金秋十月,天高云淡。我们采风队来到武鸣县,联系相关事宜后,当天下午,我们马不停蹄,分成几个小组,奔赴各地。我自告奋勇,带上三个同学,深入我老家武鸣西乡锣圩镇。当时,那里正集中许多民众在烧火炼铁,热火朝天。公路上,车水马龙,人流滚滚。广场上,锣湖边,炼铁高炉林立,烟尘弥漫,人山人海。我们穿过忙碌的人群,终于在第101号高炉旁,找到了公社领导。

二

经当地领导介绍,我们选择了“歌圩胜地”灵马街。灵马地处武鸣、隆安、平果、马山交界,过去叫做“三不管”地带。革命的、土匪的、经商的、赶马帮的,甚至走私的、贩毒的,什么人都可以随时到此一游。自然,每年三月三、四月八、八月半的“歌圩”节,这里也是最热闹的。

这里是石头山和泥土山杂陈,右江河流从这里擦肩而过,因此也叫做右江下游文化区,是“歌圩”文化的主要流行地。这里居住有壮、汉、苗、瑶等民族,住在山谷平地的是壮族,以种植水稻作物为主;住在山腰旱地的是外来的新民人和横糖人(属客家汉族),以种植甘蔗、早稻、生姜为主;住在山顶上的是苗、瑶族,以采拾山珍、山货、药材为主。山上山下,民族平等和睦,团结进步。因此,在民间文化方面,也是品种多元,形式多样的,“歌圩文化”也是多民族互相交流、相互融合、互相影响的结果,这正是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三

灵马,是坐落在斜坡上的不到百米长的一条街,你别看她短小,她可是灵马歌圩的中

心。每当歌节到来,这里云集成千上万从各地赶来的人群,一唱就是几天几夜。街的中心,有一座独立的两层楼房,大门上挂着一版奇特的门牌“灵马诗欢学堂”,这就是灵马歌圩文化的最高学府。这个学堂里有一名歌师(教授)和几个年迈的歌手。楼上楼下有两间教室,一间是小学生用,楼上一间是山歌学员用。这里每天每夜都在播撒“歌圩文化”的火种。

我们走进“诗欢”学堂,受到热情接待。我们拜“诗爷”“歌师”“歌手”及学员们为师,虚心向他们学习,听他们唱山歌、讲故事,认真收集、记录、翻译各种“歌圩山歌”。主要有壮族的嘹歌、贼歌、兵歌、风俗歌等,还有流传的瑶歌、苗歌,丰富多彩。虽然只有几天时间,但我们已收获满满,胜读十年书。

四

所谓“歌圩”,说到底就是人们解放思想、追求自由、选择配偶、寻求美满婚姻的场所。歌圩文化,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思想感情文化交流的活动。从活动的形式看,它的主要特点是对话、对唱。有单个男女对唱,也有混合对唱。白天,在山间河边,寨上树下对唱叫做“野歌圩”;晚上,进到寨子,进入庭院、屋里对唱叫做“夜歌会”。这些歌圩、歌会,一般都带有歌师、歌手和陪歌者,歌师出歌词,歌手依歌词领唱,陪歌者伴唱,烘托气氛,制造声势。第二个特点就是带有表演性质,有的

面对面,搭台对演,载歌载舞,唱对台戏,一直唱到对方答不上来,分出输赢。因此,它又有竞技比赛的性质。唱赢对方可以得到精神上或物质上的奖励。

从内容上看,歌圩、歌会内容十分丰富,我们在灵马记录到“野歌圩”的歌,主要是情歌,有抒情的,也有叙事的,也有涉及时政和劳动生产的。“夜歌会”一般是主人聘请的,如婚嫁红白喜事,妇女出嫁,晚上请亲人朋友来唱“哭嫁歌”,叹祖宗、叹父母、叹歌嫂、叹弟妹,一套一套的,唱到天亮。如有的丧事,请有专业的道公超度,有哭丧队哭灵等。

歌圩、歌会,还有一个显示的特点,就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相互学习的机会,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共同进步,起到很大的作用。比如灵马街的新民人和横糖人,都是外来山地汉族人,他们也带来许多汉族的民间文化。我在灵马认识一个方姓新民人的山歌歌师,他除了精通汉族民间山歌文化外,也知晓壮族、瑶族、苗族的民间山歌。我在他那里记录了五千多首四句欢的壮族情歌和壮族十二行的勒脚山歌。还在他家里找出许多汉族民间故事歌手抄本,如《唱英台》《毛洪与玉英》《买臣与寡女》和《蔡伯喈与赵氏女》等,上述汉族传统的民间故事,流传到壮族地区后,用壮族民间山歌的形式,加以改编,供人传唱,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壮族文化。在灵马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是壮族青年男女恋爱、婚姻、家庭方面的“教科书”,家喻户晓。

五

我们一行四人在灵马跋山涉水、走村串寨,一个星期后,个个累得趴地。回到锣圩后,我是东道主,想请同学们吃一餐饭。可是跑遍整个锣圩买不到鸡鸭鱼肉,就改用当地特产田螺、水蛇、泥鳅、南瓜、黑豆腐等,也算山珍海味了。听说食品公司杀了牛,我就想去买点牛肉,但我去晚了,牛肉都分给各处饭堂了。不得已,我在肉台脚边捞到了一副牛前蹄,公司主任说,你拿走吧,不要钱。我把两根黄牛蹄拿回家后,正发愁不知怎样弄时,我姐夫回来了。他说,你弄到好东西了。黄牛蹄是补筋健腿的,你们下乡,田野作业,吃这个最好,我保证做得比“熊掌”好吃。果然,到了晚上,我们吃到了美味可口的牛蹄扣肉,牛筋凉拌等几种牛腿佳肴。事后逢人便说,津津乐道。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工夫,就过了60年。今年三月三歌节,我约几个老友回锣圩,想请他们吃一次比熊掌好吃的牛蹄宴。可是家人说,现在锣圩人喝牛奶了,再没人吃你那“牛掌”了,使我不尴不尬。吃完饭后,我们几个老人到后街新开张的超市溜达,发现超市里有一个大的“诗欢”电子商场,这才知道,歌圩文化已随着科技的发展,走上现代化、专业化、电子化了。这里面摆满了“U盘”“光碟”和各种各样的山歌文化产品,看到当年我们记录的歌圩山歌,现在在这里可以买到,真使我们心里乐开了花。

芳华落尽的中师校园

□ 展爷(壮族)

晚秋的风,从龙江河浪尖掀起,匍匐而上,嗡嗡呜咽。白龙公园围墙外的一地残叶,被席卷而起,又扑哧散落,几片零乱枯叶,沾上了我的裤角,欲罢不能。一路之隔的中师校门,现在没了校牌,墙头上斜伸出一团荒草,落了一窝麻雀,鸟儿在孤零地唧唧。校门两边曾经火爆的成排店铺,如今只留有两三间仄仄斜斜的矮房,墙泥剥落,挂着锈迹斑驳的锁头。门卫瞄了我一眼,又继续埋头玩手机。

中师并入了学院,曾经的正门成了偏侧门。读书时代,每个中师生寄回家的第一封信,几乎都夹有一张相片,站在引以为荣的校门留影,意气风发,挥斥方遒。时光荏苒,流逝不息,这些泛黄的相片,大都埋进抽屉,成为尘封的记忆。

记得28年前那个阳光灿烂的秋日,父亲送我到中师读书。庄稼汉走进校园,满脸喜气,又诚惶诚恐。帮我铺好被褥后,父亲在学校足球场打盹了一宿。第二天返程前,父亲昂着头,把高大的校门盯了半天,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5块钱。我感到奇怪,说您已给我留够了生活费呀。他摆摆手,说这是照相钱,你在校门拍个相片,过后寄回去。寒假回到家,那张相片挂到厅堂上,几乎要和“天地君亲师”的神台平起平坐。母亲说,挂相片那天,你父亲到泥塘里捉了一筐塘角鱼,没等鱼儿过夜吐净泥巴,就下锅炒了,请来三桌亲朋好友,就在这张照片下喝得东倒西歪。父亲更是满脸放光地跟我说,那晚喝酒,邻村的王叔竟然哭出一脸泪水,大骂他儿子不争气。

曾经绿草茵茵的足球场,如今长出两栋坚硬的楼房,泛着直直的眩光,刺得眼眸发痛。枝叶婆娑的大榕树也没了踪影,那地方铺上了水泥,阳光尖辣,路面发烫。我们就是在这里,人生第一次穿上迷彩服,摸上步枪,参加入学军训,还破天荒地打了五发子弹。那是真枪,每次扣动扳机,叭的一声,肩膀被撞得发疼,以至于多年后在梦中吓醒。每个学期,安排一周的校运会,师生围着球场摇旗呐喊。每个班都有一周的劳动课,修路铺草,挖土填沟,一身泥一身汗,那片宽阔的板栗林,就是我们一镐一锹平整出来的。那时还安排学生守夜,一个班挑出七个身材高大的男生,整晚来回巡查,天亮时保安才来接班。深夜饥饿袭来,肠胃如被狗撕咬,办公楼前有个柿子树,没了叶子,却挂有丰腴的果子。我抱着满怀柿子,一脚踩空,从树上跌了下来,六个男生紧张接住,全都噓了声,就连咀嚼,也把动静咽进肚里。我明明记得就是这个地方,可绕了三圈,却怎么也搜寻不到当年监守自

盗的那棵柿子树。现在很多学校没有了足球场,体育课断断续续,更不用说劳动和巡夜了。想起报纸上学生跑步猝死的消息,不禁惆怅叹息。

绕过花圃,踏上曲幽小径。芭蕉林里,红墙灰瓦的琴房已不复存在,当年对面林子里有一排矮房,竹溪书社、阿涛画社、山花文学社,已经没有任何蛛丝马迹了。眼前出现两个尖顶飞檐的凉亭,有顽童在抱着红色柱子,攀爬嬉闹,高声喧哗。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是一代中师生恪守的行业标杆和人生信条。不仅要塑造品学兼优,更要锤炼方方面面的技艺,在偏远村校,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体育等科目,往往都是一个老师在教,农村小学教师就是“万金油”。对师范生来说,琴乐书画,吹拉弹唱,要求样样在行。每一个中师生,三年时光,就是一场所脱胎换骨的人生磨砺。每天30分钟的说话训练,哪怕是胆小木讷的学生,也都训练成口齿伶俐的画眉鸟。

岁月沧桑,世态冷暖,中师生已成硕果仅存,或已是世间绝版。18岁左右就走上讲台,曾经风华正茂的中师生,由此饱尝人间挫折。作为中师生,是人生幸运,还是备受坎坷?是忙碌充实,还是茫然无措?是蓦然回首山花烂漫,还是潸然泪下青春已逝?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钱钟书在《围城》里说:在古代西洋,每逢有人失踪,大家说,这人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现在读起,仍是两眼迷茫。这是每一个中师生,心中难以言表的疼痛。为了一张公家粮票,中师生提早融入社会,过早担当重任。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国家为了缓解农村小学师资严重不足的压力,从初中毕业生招收出类拔萃的学生就读中师,全国近400万人就此走上讲台。

这是一群母校消失了的人,却终生饱含中师情结。为了学生走出大山,不被野草淹没,一代又一代的中师生,殚精竭虑,无怨无悔。时光流逝,城镇扩展,农村萧条,韶华老去的中师生,成了乡村小学最后的守望者。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筑成了一块块厚重的基石,一代代中师生铺垫底层,撑起共和国教育大厦。

芳华落尽,秋风萧瑟。出了校门,龙江河畔已是霓虹闪烁,满城灯火。白龙公园的山道逶迤而上,一片蛐蛐鸣叫。站在会仙山顶远眺,东侧校区灯火荧荧,那是曾经的母校,如今隐于夜色之中。“故园书动经年绝,华发春唯满镜生。”唐代诗人崔涂的诗句,不禁涌上心头。当年中师校园的挑灯夜读,就如瘦瘦的一缕亮光,穿进不经意的梦中,牵扯着中师生潮湿的目光,由近及远,愈来愈长。



河池毛南族教师喜获第四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

10月28日,在纪念叶圣陶先生诞辰124周年之际,第四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在苏州吴中区用直镇揭晓。叶圣陶教师文学奖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旨在推举像叶圣陶一样富有文学情怀的作家型教师。

荣获本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的五部作品为: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第十一中学田媛的诗集《这是世界的哪里》、内蒙古大学安宁的散文集《乡野闲人》、广西河池高级中学莫景春(毛南族)的散文集

《被风吹过的村庄》、杭州银湖实验中学祁媛的短篇小说集《我不准备发疯》、上海海洋大学王传宏的长篇小说《我走了》,另有20部作品荣获提名奖,49部作品获得入围奖。

主奖获得者之一广西河池高级中学毛南族教师莫景春,是中国作协会员,广西河池市作协副主席。莫景春多年来为本报副刊撰写大量美文深受读者喜爱,屡次被评为本报优秀通讯员。

(本报记者 黄浩云)

欢庆港珠澳大桥

唱和诗二首

(一)
巨龙凌海卧惊涛
秦大戈(壮族)

巨龙凌海卧惊涛,
雷电呼啸逐浪高。
港澳珠紧连坦道,
云天地浩起虹桥。
神州万众多神匠,
世纪千般独世骄。
改革东风云水怒,
人间换了更丰饶。

(二)
撼世金龙弄玉涛
石宗元(侗族)

撼世金龙弄玉涛,
英姿妙曼舞今朝。
九州共筑千秋道,
三境亨通百里桥。
伟绩丰功酬巨匠,
吟诗赋句颂天骄。
雄邦华夏皆梁栋,
盛鼎神州尽舜尧。